

ども事故なく進見し奉り候事誠に兩國の大慶には存じ候と申し候ひぬこの時の事は中門廊にさふらひし人々のうちにきゝ候ひし人々こそ多く候べけれ誠にありがたき御事に覺えて悦びの涙を催し候き

辛卯十一月朔日

源 君 美 記

新井白石全集 卷第四
新井白石全集 第四卷

國書復號紀事

筑後守從五位下源君美著

勝國之主、侵伐朝鮮、前後七年、聲言報先世之仇、然其禍亦慘矣、先世之仇、言高麗王氏誘導元兵、寇我西邊也、我國初乃命對州、與朝鮮講和、復修舊好、先是州使者數往朝鮮、而不得回、

初州使梯七太夫久之不回、次吉副左近、亦次柚谷彌助、皆不得回、辛丑八月、禮曹報州書云、要時羅等始到敵邦、天將輒即拿送天朝、其後處置、非敵邦所知、即言此事也、按德慈錄、要時羅嘗在兵間、爲小西行長、屢使于朝鮮者、蓋州之譯生與四郎也、

是歲庚子冬、慶長五年始得報書、而還、蓋是之時、彼亦既厭上國留屯將士、驕傲尤甚、欲與我渝平、以紓其患也、

州使石田甚右衛門始得報還、其書不題姓名、相

傳是彼邊將所報也、凡書皆載之續方策合編、故不錄焉、後皆倣此、

明年辛丑、州遣橘智正還所擄人口、

朝鮮紀年撮要云、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對馬島倭平義智連遣橘智正一刷還所擄男婦、來要和好、乞通關市、遣柳根一具由奏聞、并咨禮兵二部軍門等衙門、又云、橘智正等又來賀和議、探天兵有無、移咨萬軍門乞差遣天朝委官、嚴辭開諭、○橘智正者、州將井手六左衛門姓名、萬軍門者、明經理萬世德也

八月禮曹報書以謝、明年壬寅秋、遣全繼信、孫文成等、來到于州、州刷得薩摩州所擄金光等、附使而還、

先朝鮮王戚被擄在薩州者、義智以請、乃命薩州而還之、撮要云、三十年壬寅、橘智正三次出來、察問天兵有無、情形難測、願得兵水將一員、量帶選鋒數百、督同本國邊將訓練士卒、使聲聞遠播等情、順付賀等陪臣金功、奏聞于帝、三十一年癸卯、對馬島遣橘智正一刷還被擄男婦數百餘名、來求和、

所謂君臣同國、以君與臣僕、尊卑無別、為非禮也、非言其所稱也、古者周王周父、而周公之後為周卿士、世稱周公、及秦亡、亦有楚義帝楚霸王、亂世君臣、置而無論、武王周公皆聖人也、豈其不知禮乎、又議曰、本朝之制、皇子皇女拜命之後、皆稱親王、而今無所受命、乃自稱王、竊恐後世必有君子譏之矣、美曰、古者人臣之禮無外交、不敢貳也、天曆中吳越來聘、勅令丞相納其書幣、以報禮焉、維我將相境外之交、實始自也、降及叔世、霸王代興、號令天下、異邦之人、稱之曰國王、自此而後、天皇國王、其稱亦分矣、明人始有持明天皇、猶漢天子稱皇帝、諸侯有封王、國王其懷等語、是也。

也、然我異姓封王例、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方今翼戴天子、綏靜諸侯、雖由此假王、以交隣國、亦是所以張我皇室、鎮撫方外也、世之議者、只據魏晉南北朝史書、以謂本朝天子、彼稱為王、王之為號、非人臣所得稱、而不知彼史臣之體、不得不然也、紛紛諸說、我是之由、何其自視之卑且陋、一到于此、魯仲連齊國一男子、欲蹈海而死、義不帝秦也、堂々天朝天子、豈彼藩

王之比哉、於是遂罷議、乃命對州曰、兩國信書、一如國初故事、以為永世之法矣、

○壬辰春、外使竣事而還、美乃上書曰、謹按朝鮮之來、遵循高麗故事耳、胡元之世、王氏為之鄉導、寇我西鄙、兵連禍結、二十餘年、西鄙之人、畜憤合怒、乘我內亂、乃修舊怨、踰越瀚海、伐國墮城、彼邊境、靡歲咸寧、王氏深悔前禍、卑詞來請、求和、及李氏篡立、乃繼前世之好、自是兩國信使不絕、勝國之難、李氏宗社、剪焉傾覆、會國家創業之初、我速出令、反彼旄倪、以紓其民、勤而撫之、使好復通、夫朝鮮狡黠多詐、利之所在、不顧信義、蓋歲貉之俗、天性固然、方彼喪亂、我兵所至、若入無人之境、兩月之間、八道瓦解、二京失守、而李氏不亡、以到于今、無他、是則明主勞其師旅、暴露海外、飛芻輓粟、以救屬國之意故也、夫建州女直、實彼世仇、及其縱盜中原、竊據上京明社屋矣、而朝鮮無敢出一兵、以赴其難、賣降納款、唯恐不及也、彼於本朝、棄恩忘德、視無其耻、亦既如此、而況於隣誼乎、是故自我國初遣使到來、覘我動靜、卜我虛實、內

與中國、為之反間、以此度之、我今與彼、請信修睦、而受其詐、適足以貽笑遠夷矣、臣嘗聞耆老之言、祖宗之世、朝鮮來聘、猶今中山使者、縣次傳之、到于都下、館之僧舍、受其書幣、贈餞遣回、猷廟當國承平漸久、府庫羨溢、欲示遠人以我富雄、招接彼使、供擬聘厚、於是所過州縣、爭以侈麗相夸尚、修除道路、崇大亭館、而致其饗餼、極水陸珍奇、杯盤盡畫文、金銀飾、既至都下、則館遇燕賓賜予之費、以鉅萬計、而遺其王者不預焉、自是而後、東西二十二州、水陸千里、調發給使者往來、人馬船舶、隣路數百里、騷擾殊甚、及四遠之境、盡輸折役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遂為天下大弊矣、屬者彼使將來、辱與末議、考諸事例、一如舊聞、愚臣竊謂累世之好、義難卒絕、不若禮以節之、宜為之漸、謹上時宜十餘事、然有司只循習故事、而不達大體、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無慮用費大萬有餘、公私耗弊、猶前日之事也、曩時殿下嗣位之初、天下之用皆屈矣、群臣議欲變法通利、以足國財、英明獨斷、不允所請、幸因天地之助、歲比登稔、

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與民休息、德至渥也、臣具聞前世嘉吉中、朝鮮來弔國喪、公私窮窘、用度不給、以辭之、使者固請不已、乃迎入京師、夫國家之運、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若使異時府帑空竭、即如曩時、而有以我衰弱、示諸遠方、亦如前世、則實非天下之長策也、昔兩漢之世、孝武迎渾邪之衆、罷敵中國、光武閉玉門之關、謝絕西域、檢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空疲耗方內、逆迎外國間諜之使者、臣竊為國不安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夫今之時、未革其弊、後不可救也、不勝惓惓、昧死陳愚、惟國家留神省察焉、書上、厥明召見、問曰、乃者所定賓客之式、有司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切慮後來未能遵承、今省來書、與我意合、即如其計、極言無諱、對曰、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德廟之世、我報其聘、彼乃留館境上、遷延移日、虛辭飾說、遂謝入京、蓋壬辰之變、彼有所懲也、自此之後、我亦不往、彼所不欲者不強也、今若乃命對州、以告之曰、嚮者辱繼舊好、施及敵邑、不腆

橫濱市圖書館